程志

程志卷之三

憶錄第三　謝顯道字良佐追憶二先生語

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

明而道中庸

以記誦愽識為玩物喪志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邉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隂陽消長之義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應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右明道先生語

仁則一不仁則三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神是極妙之語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

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説則無是理

人之禀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閲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閲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右伊川先生語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

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右伊川先生語

酢録第四　酢游氏字定夫皆二先生語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明道

人无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冐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
則是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
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
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
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
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
周公其衰矣徐積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其於為政也何

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

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唯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

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也在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責吾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語輯第五　　記者名氏缺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体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養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教以聖人事

去氣偏處養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于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與萬

物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其天

職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語嘿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當其理則所勝同化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
害其為水有兩物而不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
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之學者為已令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令之
仕者為已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令之强有力
者將以為亂

方令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治无有為治之因亂无有為亂之因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性情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
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令更無聖人若有
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令

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
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淺
始祈便去性分上立 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

末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見剛

不學便老而衰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巳嘗謂孔子之語仁以
教人者惟此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
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盖亞於浩浉
者也顔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未免於有
為盖滞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顔子大賢之事也
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程志卷之三

程志卷之四

洛議第六 蘇昞字季明錄橫渠見二先生於洛陽議語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事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止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功義功業亦出於事

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
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
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
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
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
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
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

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
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
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汚吏亦數
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
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
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
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
惰者及已收獲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
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
有議論子厚謂有笑亦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

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頗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

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
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
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
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
眺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
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
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
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

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夫人如何從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

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
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
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
是未盡善
正叔言其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
子厚却頤柰煩處之
正叔言其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

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
僧見僧必飯之曰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為之於死
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
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
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
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
曾不惶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曰謂此何
事于仁必也聖乎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
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
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組豆
不脩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爲天
下議論顯援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是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
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
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爲君李廣言結

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来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来則来當往則往爾

程志卷之四

程志卷之五

師訓第七

劉絢字質夫皆明道先生語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

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体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克勤小物最難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者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豈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者夫告諸往而

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為可乎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者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矣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乎此意子所事也而孔悝既彼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illegible]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illegible]罪也而春秋不書

事可疑耳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忿可克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治道在于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閒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
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
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升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
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
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
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
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也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
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及也若三代之治後
世决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爲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
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唯莊敬
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盡己之謂忠以実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至誠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参賛者参
賛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
謂賛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頃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后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心思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
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
無無處無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
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
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促一箇中來爲中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顔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衆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說道譬如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明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

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佗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言前後際斷純一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来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易中吕是言反覆往来上下

程志卷之五

程志卷之六

入關第八　以下皆伊川先生語記者名氏缺

涵養吾一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

於事只是攬佗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却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

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揔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養心莫善於寡慾不慾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性情自不相稱蓋自

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如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之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不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

方始能時出自興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
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
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礼文却
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
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人爲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則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
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
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
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
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
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
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
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
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
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
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

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体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
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来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
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
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
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来

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敬以直内有主於内則虚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别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一則自然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
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經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
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
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
𡘜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

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盖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隂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不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佗人家為安已不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佗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

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
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
若居敬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箇
字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
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
甚
敬則無己可克始則須絶四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必有差等

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佗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淺深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黙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乱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

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弒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大之氣豈可如此閒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

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况生麟聖
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盖亦有
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
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
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

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有所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

而不去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

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

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諸經是律春秋是斷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

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異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唯利禄之誘最害人

做官奪人志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来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令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

虛無水於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夫
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意至於不敢欺不敢
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
之自然天理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已巳録第九

記者名氏缺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語録第十

記者名氏缺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

為小兒乞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

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明求如一顔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趍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唯看義當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深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唯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爲能遇難而益堅開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

遺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閒官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或謂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志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只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係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令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

所當為不必待着意纔着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程志卷之六